

石璋如先生追思會感言



在史語所文物館三樓南廊「測量日影」(1994年10月27日)

馮忠美 賴淑麗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
古今論衡 第12期 2005.03

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石璋如先生追思會感言

馮忠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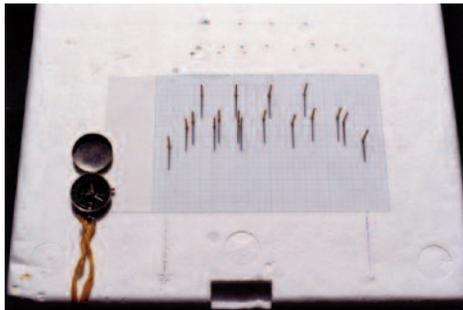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是石先生的追思會，在這麼莊嚴肅穆的場合，來報告我所知道的石先生，其實內心是非常的悲痛跟感傷的。我是在民國 69 年 5 月 9 日承石磊先生夫人郭敏芝女士的介紹來院工作，擔任石先生的助理。到今年 3 月 18 日石先生因病辭世，整整 23 年又 313 天，比起和我自己父母相處的時間還要長些。在這 8,708 個日子裡，除了星期假日，幾乎天天都是跟隨石先生在工作室中渡過。因此，對石先生從事考古研究工作，殫精竭慮，實事求是的精神，感受特別深刻。在我來擔任助理時，石先生已是八十高齡的人了，但他的工作精神，絕不輸給年輕人，每天按時上下班，從不缺席；在工作室裡，總是靜靜的查閱資料，做筆記；或者是振筆疾書，寫文章。八十歲時如此，九十歲時如此，甚至到了一百歲還是如此。尤其讓人感到萬分敬佩的是，這次因不慎跌倒，兩次住院，我到醫院去看他時，他總是關心他未完成的工作，甚至在他彌留之際，也是如此。說來，不免令人鼻酸。

我擔任石先生助理二十多年，現在就我所瞭解的石先生，簡單的向各位報告：

一、實事求是的研究精神。現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。石先生在研究殷墟遺址中對於「乙三基址」，原先承襲董作賓先生的研究，認為礎石立柱是三座門的基石。^❶但石先生總覺得與乙一基址有所關聯。於是特別依據資料製作模型，每天依



(圖一) 石先生與助理討論模型：「殷代天文的三大設施」應修正之處。



(圖二) 測量日影 (1993.12.3~26)

❶ 詳見石璋如著，〈殷虛地上建築復原第七例——論乙一及乙三兩個基址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66.4 (1995)，頁 953-980。

照時間，帶領我們實地測試，經過幾個月不斷的研究和測試，最後才確定「乙三基址」原來是殷代的測影台，不是三座門的基石。由此可見，石先生對學術研究的認真，及實事求是的精神。

二、石先生待人接物，誠懇有禮。無論是在工作室工作，或是接見客人，總是輕言細語，平易近人。二十多年來，從沒有看見他發過脾氣，或粗聲斥責。對人總是稱某先生、或某小姐。我跟隨他擔任助理二十多年，自始至終，從未直接叫過我的名字，總是叫我馮小姐。有事相召，也是「請」不離口。請妳來一下，或是請妳幫忙一下。這不正是孔老夫子所說的「上待下以禮」的真實寫照嗎？石先生的傳統美德真的讓人感念不已。

三、石先生雖然高齡超過一百歲，但有時還是童心未泯。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：他在研究殷代天文三大設施乙五基址時，其中有一個墓葬，非常特別，始終不解，花了不少精力苦思。有一天，大家都在工作室靜靜的工作，突然，石先生興高采烈的叫我「馮小姐！妳快來！妳快來！我弄明白了，我弄明白了。」當時石先生歡愉的神情，就像小孩子尋到寶物一樣，高興的不得了，原來苦思考證的結果，那個墓葬就是一個儀式慶典的奠基墓。^②就像一道難解的數學題，終於得出了答案，要我們大家來分享他的喜悅。

四、一般人總以為一個上了年紀的人，不易接受新的事物。如果用這種觀點來看石先生，那就錯了。石先生雖然年歲超高，但與時代完全沒有脫節，他了解新的事物，不排斥新的事物；他了解年輕人的語言，也接納年輕人的語言。雖然他不操作電腦，但他了解電腦的功能。這些恐怕都要歸功他有一顆年輕的心，隨時緊跟著時代的脈動，從未落伍。

最後，我要以一個跟隨他工作二十多年的晚輩，深深地向石先生在天之靈祝禱：

安息吧！石先生，您為這個國家，您為矢志從事的工作，已經盡力了。
您已經用盡了您全部的心力，甚至整個生命，做出了最圓滿的貢獻。
您無愧於良心，無愧於師友，無愧於國家。石先生，安息吧！

^②詳見石璋如著，〈殷虛地上建築復原第九例兼論乙五基址的現象與天象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74.2 (2003)，頁 194-197。

我所認識的石先生

賴淑麗

石媽媽、石先生的親朋好友，院內的同仁，大家好！我是石先生的助理——賴淑麗。本人有幸在史語所服務了十四個年頭，敬愛的石先生就像我慈祥的爺爺一般，無私地呵護且照顧我；我的好同事馮忠美把我當成親妹妹，怕我們嘴饞、餓肚子，經常從她家裡準備一堆好吃的食物零嘴與大夥分享！更棒的是她更能包容我善變的心情。

石先生是一位遵守禮教和循規蹈矩的傳統中國文人，終生身體力行且人前人後表裡如一。相處多年，他的臉上總是慈眉善目地，帶著一抹既溫馨又誠懇的微笑，親切地點著頭稱許我們，彷彿為周遭的晚輩們，帶來溫煦清新的午後陽光。至於，對他的恩師董作賓先生，石先生他展現了不忘本的追思心態，堪為我們後輩的表率。數十年如一日，在董先生忌日那一天，石先生會帶著我們，一起上山到胡適公園，到董先生墓前默哀致意，直到近些年腿部無力才沒上山。

社會追緝令沒說，您也許不知道。石先生預知，要接受媒體訪問拍照的話，當天的穿著就特別正式，也多虧了石媽媽幫忙打點。這兩年，石先生眼疾關係，會不自覺地閉上，這時會特意用手去扳開，希望可以讓對方能拍到好鏡頭，真難為他。此外，凡是他人受邀卻無法親自出席的各項會議等，一定要求我們以電話或傳真告知對方，確定說明不克參加的原因。

石先生始終很客氣的用馮小姐、賴小姐來稱呼我們。記得十多年前剛來院內報到時，第一次動筆畫考古基址復原平面圖，由於當時對比例尺使用不太熟悉，只好搭配自己的目測和想法，把基址圖當成藝術品來畫，沒有考量到尺寸及各方面的準確性，石先生看了總是輕鬆且開玩笑的口吻說，淑麗你真的是一位學藝術的呢！

石先生的身體一向十分硬朗，直到前兩年心臟衰弱等原因，才略有不適。之前，我們天天為石先生祈禱，祈求他恢復健康，不受病痛拖累。如今，我相信，他這一位福祿壽、智慧、慈悲俱全的一代學人，已經在阿彌陀佛淨土蓮花中化生；同時，如往常一般，時時慈悲地看護保佑我們。